



知天命后的一切

□一件

那天正带着五岁的女儿玩，碰见一位退休的老领导。他问我：“你今年有四十岁了吧？”

我说我今年整整五十岁。

惊讶、感叹了一番后，他走了。我却还在发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我五十岁这件事很让人惊讶吗？我也希望今年才四十啊，可这事老天爷也帮不上忙吧？我想了想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小女儿才五岁的缘故，所以才让老领导惊讶、感叹的吧。我们这拨赶上可以生二孩政策的人，的确有些尴尬，不仅自己尴尬，孩子也尴尬。

有一次，我去参加幼儿园的亲子活动，发现同学们的爸爸，有的满头白发像爷爷，有一脸稚气像哥哥，但这些人一律都被叫做叔叔。女儿已经学会看爸爸的

眼色，有时见到爸爸的熟人，她会听爸爸吩咐了该叫啥才好称呼，否则很容易叫错，乱了辈分。

本来，对自己相对年轻的长相，我还颇有几分得意。但一想到已经五十岁，我依旧很难淡定。孔圣人说五十岁要“知天命”，但好像只会喊“天”，还不知道什么叫“命”——女儿才五岁，谁知道这个命会咋变——我何止是不知天命，甚至还有太多的惑，连四十岁的基本标准似乎都没达到。

比如这会我还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想，领导说我才四十岁，会不会是在变相地指我还不够成熟、稳重？莫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使他不悦？一想到自己的工作，我更加悲从中来，这个年纪了，仍感觉啥也没做，又感觉

还能做点啥，只是自己能“拼”的时间似乎不多了，可供自己选择的机会也少了，可能马上就要被领导划归到“闲人”的队列，等着熬到六十，咔嚓一刀——退休。

几天后，还是在同一个地方，我又带着五岁的女儿在玩。遇到另一位很久不见的同事，他跟我寒暄了几句后，问：“这是你孙女儿，还是……？”

我说这是小女。

惊讶、赞叹了一番后，他走了，我又继续发呆。

他当年和我差不多同时到这个单位的，但比我大几岁，后来也没在一个部门，他应该不知道我脱单困难，结婚后要孩子也迟。而他现在都已经有了外孙。所以按他的逻辑推算，我的

确是可能有了孙女的。

听他刚才说道：“我再有几年就该退休了。”我突然想到自己离退休其实也只剩下十年。我开始不只是惑，还有惶恐：我退休那年，女儿刚好初中毕业，升入高一，如果不像哥哥现在这样叛逆，我会天天烧高香；儿子如果能考上大学的话，刚大学毕业不久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工作，更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女朋友？他最近还说，以后不想结婚、不想生孩子……到时候，我们父子关系不知还能否保持良好。还有，我老婆小我8岁，我退休时恰值她更年期，我不惹她，但不能保证她不惹我……那个时候，我想要安享晚年，只怕还是做梦。

我说：“好，我陪你玩。”

这样的惶恐，我竟然又觉得有些熟悉。我想起了当年的高考，想起了自己大学毕业时想继续考研，想起了那年脱单，接着遇上竟岗……哪一步不惶恐啊？因为每一步的踏出都是未知，每一步都是艰难。但每跨过一步后，都感觉又成长了一些，甚至都尝到了甘甜……于是，我又没那么惶恐了。人生的考试，比比皆是，其实和年龄无关。退休，只不过是十年后我将要面临的又一场“考试”、一次挑战。可我已经是“考场老手”了啊！虽然未知天命，但我却已知道自己有能力去面对一切。

这时，女儿朝我喊：“爸爸，陪我玩！”

我说：“好，我陪你玩。”

榄边无边

□杨新洪

秋分刚过，我到中山市南朗街道榄边村参观，获赠一本《榄边村志》初稿。自2018年从深圳到广东省里工作，历时5年多，我几乎走遍了南粤大地的122个县（市、区），所闻所见，很少有一个村写村志的。而今见到榄边村志，不为村小，反而可以小见大，洞见许多，思索不少。

榄边村位于中山市东部平原，地处南朗镇北部，东连濠涌村，西与大车村相邻，南连南朗村，北与火炬开发区小隐、黎村接壤，全村总面积9.98平方公里。到目前为止，下辖南塘、茶东、茶西、甫山、赤坎、西江里6个自然村和榄边小区。相传在丰埠湖湖边一带遍布野生白榄树，榄边村方得此名。

南朗镇在中山是经济大镇，榄边村在南朗是经济强村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尤其是工业和商业经济逐渐发达，榄边村村民的收入来源从农业生产经营转为工资和个体经营收入。村集体经济也有了固定的农田和厂房出租收入，每年会为村民分红。

2019年6月，榄边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
榄边村历史悠久，村内有大片

古建筑，其中尤以宗祠蔚为大观。位于茶东村的陈氏宗祠是中山市目前保存较大、较好，建筑风格独特的明末清初建筑物，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于明代中期始建，清顺治九年时被毁，至康熙七年重建，后历经雍正、乾隆、嘉庆年间多次重修，现为道光年间重修后的祠院，保留着明末清初的建筑风格。其余南塘简氏大宗祠、蒲山陈氏宗祠等，也先后建于清雍正、咸丰、光绪年间。除了宗祠，村内的古建筑还有碉楼、宋第民居、庙宇、牌坊闸门等。在红色革命遗址方面，榄边有3个自然村被评为“广东省革命老区村庄”，涌现了一批革命烈士。

在古代，赤坎村在宋末出了一位孝子，也即是前文所述“孝义坊”的主人公阮与子。到了近代，榄边在不同行业贤人辈出。比如陈淑英，是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夫人，先后为孙科生下两子两女，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，派出救护队奔赴前线。如林幼泉，行医济世，经常深入抗日部队驻地为伤员疗伤治病，送医送药，后动员青年参加五桂山解放事业。如简崇光，为支持孙中山革命，放弃个人贸易生意、加入兴中会，走遍南北美洲筹款，时国民党美洲支部赠其“为国宣劳”四字匾额，孙中山

也以全身巨幅照片赠予鼓励。如林叠，是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，在海外时为支援国内抗日战争筹款31万美元并购买飞机3架。如陈吉润，曾个人捐赠一架飞机支援祖国抗日。

在文艺科教领域，有被誉为“巴国诗人”的陈昆庭；有农学家林亮东，20世纪30年代回国从事植物病理研究教学工作，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广东省农林处处长等；有著名演员黄曼梨，主要影片有《危楼春晓》《慈母心》等，在电视圈深受后辈尊敬和欢迎；有乒乓球运动员林美群，曾连续获得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双打亚军，等等。

榄边的侨民分布在檀香山、古巴、秘鲁、巴拿马等地。早至清道光年间，部分村民外出谋生，在万里之遥的海外受尽磨难，却始终记得自己的故乡。有很多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都为祖国作出很大贡献，在1949年以后也积极推动中外交流。他们对故园有深切的记忆，同时也拥有着深沉的乡愁，例如爱国华侨陈昆庭诗句“露湿栏干菊气清，风吹衣袖酒留痕，天涯明月中宵夜，断续凉蝉咽苦声。人已老，桂初荣，秋来总是故乡情”，就是这怀乡情绪的浓厚写照。

榄边村的文化联结着第一代出国的华侨们，而对于那些侨二代、侨三代们来说，这种无边连线依然存在，并持续呼唤着、勾起着沉浸在他们骨子里的血脉和记忆。

进入新时代，榄边也迎来乡村振兴的重大发展机遇。基于完整的历史风貌、集中的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优势，榄边将整合各个自然村的优势资源，把6条自然村串珠成链，以侨址文化为核心品牌，开发与完善文化旅游、活动体验、民俗风情等旅游产品，同时加强各种历史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发掘和整理，做好古祠堂、古牌坊、古庙宇的修缮工作，以留住历史、留住文物、留住故事、留住村落美学，打造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基地，成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平台。

如此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之魂，以乡村的振兴结合历史的传承，以历史的传承承载文化的振兴，以空间的有界打造文化的无界，让榄边无边。

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

粒粒皆不易 不倒也不弃



戽鱼少年

□何万明

广东山水资源丰富，老家粤北客家山区的村子群山环绕，更有大小河流无数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还在读小学时，农村山清水秀，河中常可见五颜六色的鱼儿，成群结队地穿梭游弋，乡亲们常在河里捕鱼，拿去换些油盐酱醋和笔墨纸砚。

大人们多在河里撒网，或者用一种像门帘一样的网状渔具（客家话叫“辣帘”）拦在河中间网鱼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最喜欢的捕鱼方式是戽（音hù）鱼，就是掏干水沟里的水再取鱼。

中午放学后回家，把书包随手一扔，叫上两三个小伙伴，大家就一起去戽鱼。拿着锄头、铁桶、畚箕和脸盆等工具，一路小跑到村子对面山脚下的河沟边或是田野上，这里有用来灌溉农田的沟渠——戽鱼选择地点是有讲究的，首先要要有活水，不易污染；其次，水流要缓慢，否则堵不住水源；最为重要的，是一定要水草丰茂，鱼虾通常会躲藏在水草里，如果沟渠里一览无遗，鱼儿很容易看到我们，就会闻风而逃；另外，最好选择有涵洞的，泥鳅、黄鳝等喜欢钻在涵洞的淤泥里。

大家七手八脚地先在上游用泥巴、水草、石头筑个小型堤坝堵住水源，再在下游找个恰当的地方筑个堤坝，防止鱼虾逃窜。然后小伙伴们用脸盆轮流戽水。戽水有技巧，利用动作的惯性，就没那么累，效率也高。戽水过程中，必须随时观察上游堤坝有没有决堤危险，有的话就要赶紧加固，一旦决堤，就前功尽弃。

那时候，连环画是农村少年的唯一读物，里面有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我想，我对于人世间真善美的认识，对人性的理解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对文学艺术逐渐产生的浓厚兴趣，都该始于此吧。

一眨眼，三四十年过去了，童年时与小伙伴戽鱼时那种无与伦比的快乐，犹在昨日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听乡音《桂花白糕拜月娘》

羊城派二维码